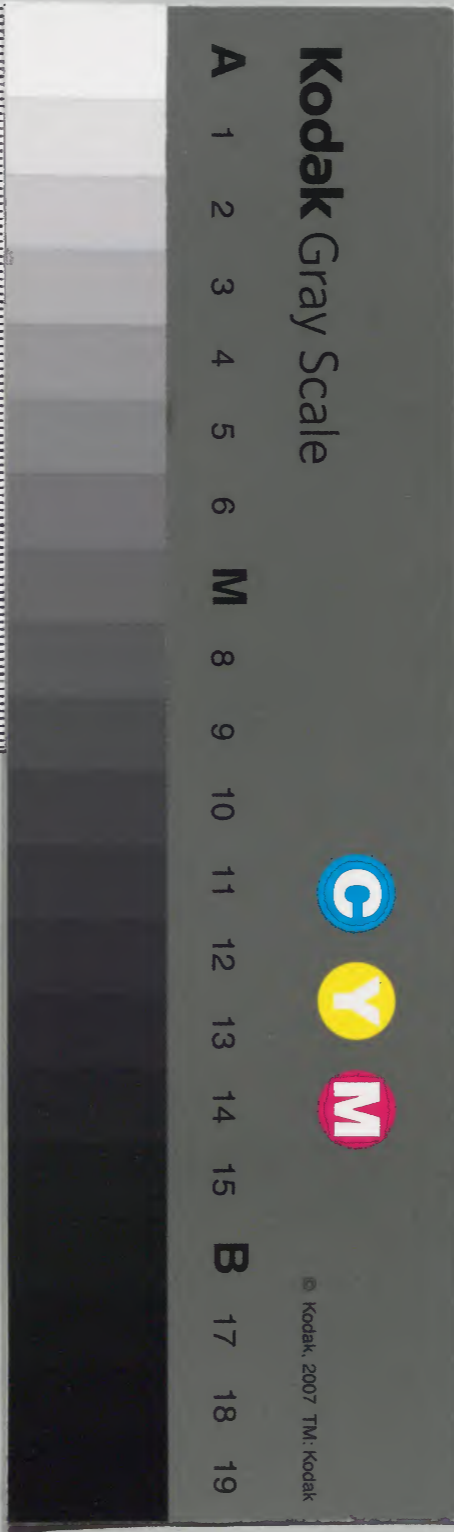


後漢書

卷六十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1836
冊數	500(54)
函號	別10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後漢書卷六十二

樊陰列傳第二十二

宋官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一賢註

淺草文庫

樊宏傳

子儵 族會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樊今襄州安養縣也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管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

得其宜故能上下勩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

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鄴元水經注曰湖水

支分東北為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九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注注

下田良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為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又池魚牧畜有

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

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賞至巨萬而賑贍宗族

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

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

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債

側界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

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

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辟伯升宏因留不反

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

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

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

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

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

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

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

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特

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

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

北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

在射水之陽水經注曰此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

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射陽侯即其國也按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兄子

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

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諡為壽張敬侯立

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為人謙

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

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

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

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賜奇

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

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

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

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

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

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臧

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

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

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諡曰

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

少子茂為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樊氏

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

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

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

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故眾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若乃樊

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

廩以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

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何殊間哉言不異也

儵字長魚劉放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為字也又按儵

弟石鮪知作儵無疑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

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饘糜也服闋

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尚闊

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

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責戚子弟多見收捕儵

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墳也求平

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識記正五

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為師

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

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

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

王徙封儵燕侯燕縣名屬東郡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

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

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

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

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為弑逆

之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

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

紱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

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得避兄君

臣之義也上蔡音薩○劉歆曰注何臣等以荆屬託母

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劉歆按文

今當臣等專誅而已專謂不請也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

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

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封長羅侯弟丹射陽侯兄

子弟尋玄鄉侯族兄忠更及侯宏又封壽張侯也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

可以尚主宏為得進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

爾一子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賄甚厚

諡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

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

於人以償其耗鄉部更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

歲獻甘醪膏飴醪醇酒汁每輒擾人吏以為利儵並欲

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

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汎嗣以次子柳梵為郎其後楚事

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

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二署解見和帝

紀也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太鴻臚汎卒子

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二年鄧太后復

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

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

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一縣令零陵太

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準或作佳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

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

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

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

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

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也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

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

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

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

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也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也

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休假歸也

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

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

也首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樂貌也詳覽羣言響

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

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躬流及蠻

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

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

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譽譽之忠習

譏譏之辭譏譏諂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說譏譏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

學詆欺詆亦欺也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

苛刻左傳曰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諉政鑄刑書人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

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

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

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



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

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

國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

士準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

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

洪範五行傳之又也言下人飢饉君上不能損減謂之為太太猶甚也春秋穀梁傳曰五

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造作也

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

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

夫建化之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韓詩

之文也翼翼然盛也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籩諸官實

減無事之物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掌御膳飲食考功主作器械尚方主作刀劍器物籩者於池苑中以竹綿聯之為禁籩也實減謂實覆其數

也減之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

也調徵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如此則化及四方人

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

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年

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

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

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為寇害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

任尚討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翼兗州時又遣如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翼兗二州廩貸流人也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

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反食音嗣願以臣言下公

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

呂倉並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

廩食廩給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

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甚

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

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

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塢壁說文曰塢小障也威名

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

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陰識傳 弟典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

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因而

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

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

升伯升乃以識為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

降新野清陽杜衍冠軍胡陽五縣並屬南陽郡也二年更始封識

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

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以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爲關都尉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原鹿縣屬汝南郡俗本鹿作慶者誤及顯宗立爲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人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寬薛悺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卽位拜爲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諡曰貞

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爲和帝皇后封綱吳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

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

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

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為盈溢缺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

缺猶翼也一音決猶望之也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

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

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易乾卦上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

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

欲配侯王取婦眇眈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

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

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

帝風眩疾甚後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尚書曰成

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會疾瘳召見

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情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

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

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

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即

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衛尉

關內侯典與領禁兵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受封爵又

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與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

昌之直前書曰周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

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

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鮦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鮦水之

陽也慶弟博為滎強侯滎強縣屬汝南郡在滎水之北博弟員丹並為

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

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與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

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諡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

卒子桂嗣與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新

縣屬汝郡故地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傲不

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鄜邑

公主光武女也公主嬌妒豐亦狷急狷疾也音絹永平二年遂殺

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

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

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五雜

行書曰竈神名禰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子方

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

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疆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

胤傳龜襲紫梅梅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書

後漢書卷六十三終

後漢書卷六十三

朱焉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朱浮傳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風化之迹也

康熙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六十三

列傳

一

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

州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

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為天下未定而方

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糧儲也左不從其

令浮性矜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

切也詆寵亦很强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

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

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督責

之質正曰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逾理而動常竊悲

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

變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為

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

段伐京京叛太叔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有

佐命之功光武初鎮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

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

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

許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

賜寵號大將軍故事有社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社石

云任以威武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於首山

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舍於霧桑見靈輒饋問

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豈有身

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二

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

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

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鷂之逆謀梟鷂

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謀文云不孝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

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

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耿兄字也况爲

上谷太守初與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而伯

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

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君以子之功論

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將

其執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

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而結

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

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損盛時內聽驕婦之失計外

信讒邪之說言浮密奏寵上徵之寵妻勸寵無應徵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

徵也長爲羣后惡法末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

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

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

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及時二郡畔反北



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  
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  
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  
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  
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彊而發忿公子以一  
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白無  
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  
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  
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  
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急解也今彭寵反  
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軍以時滅之既歷時  
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虐而不可討臣誠感之

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高祖光  
天下之未嘗寧居

後猶自征匈奴  
陳豨黥布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寧而獨逸豫不

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

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

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  
曰弛釋下也

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

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  
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

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

故須後麥耳須待  
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

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道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及遮之

兵長兵之長師也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

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

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

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

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

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

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

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于動三光垂示王者千犯也三

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

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為武

王陳政道陰陽之類也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徵也

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有生人有寬也使得蘇息而

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

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然以堯舜

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

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

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吏者長子孫居

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

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當時吏職何能悉

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諱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

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表

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  
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  
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  
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  
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  
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  
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  
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  
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  
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  
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卽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  
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  
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  
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  
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  
不行下專國命卽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  
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案不關三府罪譴  
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  
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  
目謂令采察也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

平謂平決也

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

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  
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

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

道乃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

是為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

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

之三年閏月又小是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

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悛悛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

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學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

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

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以作費義亦同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

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

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

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

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明

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

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

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

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

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

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

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

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大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

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

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

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轅同列每銜之陵轅猶欺蔑也

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未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

正據也書曰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

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

內之心優遊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為堯臣而流之也

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殛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

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廷尉著其事帝亦悔之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不者三采買臣難公孫弘

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田文曰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

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曰六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

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矣起曰理

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矣起曰

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宮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

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

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

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

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

策劍方公孫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

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邊豆之事則有

司存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覈三公課其殿最覈其得失

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馬乎賈誼曰廉恥節

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亦大夫以其難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女卒無事故誼以此議

也上朱浮議諷苛察欲速之弊然公大焉得長者之言哉前

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

### 馮魴傳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焉城

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後長卿食菜焉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秦

滅魏遷于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乃聚賓

客招豪傑作營壘以待所歸時是時湖陽大姓虞都

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

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

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

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

以為報思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

弟皆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

敢復言魴自是為縣令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

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眾唯魴自守兼有方

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

官雲臺也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城縣為政敢殺伐以

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郊賊

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

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

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闕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

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鬻剔剔音

反聲類曰亦鬻字音負鈇鑽說文曰鈇剗刀也鑽椹也音質將其衆請

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

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

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令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

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為褒等所發

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

高第八代趙熹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

事還代張純為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

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二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

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

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

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

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勅魴車駕發後將親騎宿

牀蓆子孫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

更詔飭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

嗣尚顯宗文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

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

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

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駸

犀具劔佩刀以班犀飾劔也紫艾綬艾即盤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環

日玦以飾帶也拜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末初

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

如舊限足音即論反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

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

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喜皆以阿

閻顯江京等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劉敏白子世為郎子代嗣案

世本名代前拜為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為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

皆作代也今前後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

即代者拜家一人為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

也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弟珖珖音光和帝時詔封

楊邑侯劉敏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亦以石寵官

城門校尉卒子肅嗣為黃門侍郎

虞延傳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豫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

俗本為緡者誤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占者



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謝文曰扛鼎橫

關對舉也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魏氏以椒房之

氏以椒房之賓客放從劉放曰案當作縱古文縱通

寵威傾郡縣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

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

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延從女弟

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

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有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

府除細陽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每至歲時伏臘輒

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

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吏掾史劉放曰案郡有掾有史總名

為吏此殞于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

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

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

家若此之貧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

馬不食粟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累

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擊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

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

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

小黃北後為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

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

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諺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簾衛守小黃有祭器邊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基尚存馬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

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株葉皆諳其數也藥伐木更生也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勅延從駕到魯

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帝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

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貴御史罪貫放也延

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劍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

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王况辟焉謝承書曰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義教來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

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

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

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

書輒加笞二百笞極也音彭信陽侯陰就就光烈皇后弟也

乃訴帝請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

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

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

日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

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陸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

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戰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

皆主執戰宿衛也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

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未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

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

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

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

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刀錢二

副實行不配容積二年不用於是既到拜郎中遷玄武

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行在職不服父喪

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

退由是以延為明二年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

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

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

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

自辟除故通為百石即功曹從事以弘交通楚王而止

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

子孫不免寒餒餒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延從曾

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

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

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

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

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

誅

鄭弘傳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

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為仙人

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邪溪載薪為難願

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邪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

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

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弘少為

鄉嗇夫謝承書曰為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

後知人貧富為賦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

多少平其差品也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

東太守焦贛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贛贛被收

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

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鎖詣

闕上章為贛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贛喪

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騶令騶今兗州也謝承

部人工逢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

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收雨偏熟求主還之魯國當

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政有仁惠民稱蘇

息遷淮陰太守謝承書曰弘消息錄賦政不煩苛行春

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四遷建初為尚

書令劉放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舊制尚書

此時未為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第三十三

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孝反請使郎補于石令史

為長劉放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于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帝從其議弘前

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

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阯七

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康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為東冶後改為東

侯官今身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

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至今遂為常路今謂嶠在夷平也

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

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謝文曰帑金庫所藏之物弘又奏官省貢獻減

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

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

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以雲母飾屏風分隔其間

也由此以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

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其官貪殘

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

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

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并言竇憲之

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勅妻

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後漢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第三十三

周章傳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

軍實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

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

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

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

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

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

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

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乘

執象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瘡

疾瘡猶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

以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瘡意咸歸之

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

祐是為安帝○劉放曰案安帝名祐此作祐字之是也見說文亦作祐章以眾心不

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

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遙遠之國也而立平

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

日而食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

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

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

為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之萬夫之望詩云願願昂昂萬夫之望王無絕

天之疊地有既安之執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

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逾也如今君器易以下議即手

臂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

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

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激成寵尤魴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囚鄭

竇怨偶代相為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

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後漢書卷六十四

後漢書卷六十三終

後漢書卷六十四

梁統列傳第二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縣

梁統傳

子松

棟

曾孫商

玄孫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

東觀

記曰其先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梁益耳見左傳氏音支

統高祖父子都自西

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

東觀記橋子溥溥子延以明以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

貫千萬徙茂陵至哀平之不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

康熙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六十四

列傳

一



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  
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起兵  
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固辭曰昔陳嬰  
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前書曰陳嬰故東陽令史少年  
殺其令相聚數千人西請並嬰  
為王嬰母謂曰吾自為汝家婦聞先故未嘗貴  
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嬰乃不敢為王今統內  
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遂共推融為河西  
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  
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  
行在所詔加統為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  
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產兄

巡從弟騰並為關內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  
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  
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  
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乃上疏曰  
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  
人者減死一等東觀記曰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  
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  
一事其四十二事手  
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  
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  
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  
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其工放隸  
堯殺三苗殛鯀堯為

後漢書卷之六十四 列傳

五帝之二

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

大辟罪之六者謂死

則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

刑也

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易繫辭曰何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繫亦孔子作故辭稱又曰

高帝受命誅暴平蕩

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

高祖定天下使

文帝寬惠柔

克遭世康平

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

唯除省肉刑相

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

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

舊不改

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代遠方軍役數

與聚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

凡

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

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

明正直總御海內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

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

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

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

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奏於左

傳

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撥亂

撥理也公羊傳曰

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微之軌回神

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

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

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  
 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  
 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  
 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  
 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  
 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  
 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  
天以五刑討有罪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  
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咎繇作士制百官于刑孔子  
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貞仲反下同也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厝置也衷之為言不輕不

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

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

王室故也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

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于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

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

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年帝年也而盜賊浸多歲

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橫群輩並起從音子用反至燔燒

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

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

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所有其後隴西新典  
步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  
坊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略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

以重法追捕

僅能破散也。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執

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

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

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

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為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

七音時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

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

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脩明堂辟雍郊祀

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

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

遂懷怨望四年冬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無根而

至若飛來也節今匿名書也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為

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溫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為

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

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祖南土歷江湖濟沅湘

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牂牁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湖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

入于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玄石

而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

後漢書卷之四

列傳

五

尹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已  
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抉目耽於門閭吳荒胡其已  
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若名既泯  
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勾踐罪種兮越  
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價鳴犢兮秦人入  
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  
幸兮長平顛荒苑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  
兮惟洪勳以退邁服蒞裳如朱紋兮騁鸞路於奔瀨歷  
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又臨衆瀆之神林兮東初  
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  
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買傳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欺  
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捨恨兮  
指丹海以爲期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  
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梁竦作七序  
而竊位素餐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詹

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

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

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

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

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

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

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

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

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

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

城使者護守

新城今洛州伊關縣也

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

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禮禮古禪字也奏

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

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議之也大尉張酺引檀訊問事

理會後召見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

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解見光武紀漢興以來母

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

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

樊調妻嫔嫔音於計及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克

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

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

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

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

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

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為天妾聞太宗即位

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櫟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

宣帝繼統史族復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也

與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母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焉宣帝即位以舊恩封史恭三

子高為樂陵侯會為將陵侯文為平臺侯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

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過也

後漢書卷之四 列傳 七

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  
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  
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嫔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  
乃留嫔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  
月之間累資十萬嫔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  
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宏光武舅  
也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  
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也下正子孫親親也詩  
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

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口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

興事覽于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

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

靈文順成侯詔帝母趙婕妤好帝即位追封婕妤好父為順成侯宣帝追封母王夫人父迺始為恩成

侯各置園廟也竟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

謁者與嫔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詣京師改

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槨漢儀注王侯葬腰已下玉為札長尺

廣二十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柶也建瑩於恭懷皇后陵傍帝

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棠

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千戶位皆特進賞

後漢書卷之四 列傳 八

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  
諸梁內外以親疎並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  
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為郎更  
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  
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  
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  
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  
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  
疾不起四年使太常相馬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請關受

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

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浚儀縣南贈

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太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  
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

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志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

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為華飾孝友著於閭閻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格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為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如婢車馬共用而已朝廷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由是敬憚委任焉

貧賤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  
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  
子冀不疑與為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



四年中常侍張達遠政內者令石光

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

見漢官儀也

尚方令傅福元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

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

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

曹共妒之耳達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

於省中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達等

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

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

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

也曷為序于大國之上表虞首惡也曷為故賞不僭溢

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

左傳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

竊聞考中常侍張達

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

成大

言久繫則細微之事引牽而成大也

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

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

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

帝乃納之罪

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

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噲玉匣珠

貝之屬何益朽骨

噲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百僚玉噲以貝士飯以珠噲以貝也

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

權時謂不依禮

也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

載至冢舍即時殯歛歛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

已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

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

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似銀鏤之前書音義曰以栢木黃心為柩曰黃腸也錢二百萬布三千

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贈輕車介士

也介士甲士賜諡忠侯中官親送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即

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諫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茲玄陰幽居冥冥所宜窮也

子冀嗣

冀字伯車為人為肩豺目也鷲也鷲肩上也洞精矐矐

洞通也矐音它蕩反說文目精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裁能書計少為

冀戚逸游日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強也棊

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

代反說文曰棊行棊相塞謂之塞鮑宏棊經曰棊有六

博楚詞曰現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著行六棊

博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

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

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

謂之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

五塞蹴鞠戰國之時蹴鞠兵執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

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數即擲錢也又好臂鷹走狗騁

馬鬪雞初為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

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

-6 148 33 893" data-label="Text">

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

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  
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使捕之盡滅其  
宗親賓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大將軍  
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緇祗太后臨  
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  
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  
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強梁也冀聞  
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  
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  
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

倍於三公

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又封

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  
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并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  
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  
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  
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  
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號粧  
豎馬髻折腰步齟齬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號粧者薄拭目下若啼處豎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齟齬笑者若齒齠不忻忻始自冀家所為京師翕然皆放效之齟音丘禹反  
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駟車鄭玄注周禮云駟猶

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埋幘狹冠埋下也音類

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爾反一音皮

彼折上巾蓋折其巾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

壽性錯忌錯錐也言性忌害如錯能制御冀冀甚寵憚

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通期有

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

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

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

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

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

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令得出

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

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

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

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閉獄掠拷使出錢自

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

因以馬乘遺之擊虞三輔决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

萬富聞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

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

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貨財億七千餘萬其

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第乘輿乃

其次焉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

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劉

案古無妙女當作妓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略婦女歐擊吏卒所

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

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室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

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踈青瑣踈謂鏤為綺

文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架虛為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克

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

坂以象二嶠二嶠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

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

第內多從倡妓鳴鍾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

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

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

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兔苑

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脩樓觀數年

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免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

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

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

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謂讀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足四縣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官衛近侍並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織

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感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荊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

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

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歲成馬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

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乞骸

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

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

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

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

丹朱

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

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者乃變易姓名後託

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也

廉察陰求

得咎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

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

危亦高謂峻也

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

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勅中都官移檄捕

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

知不得免因輿襯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

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恐忌皆此類也不疑好

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祿勳又

諷衆人共薦其子胤爲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時年十六  
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  
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  
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  
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  
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  
不疑子馬爲穎陰侯胤子桃爲城父侯冀一門前後七  
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  
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  
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

而不待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  
因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聞之  
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  
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  
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  
爲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婿邴尊爲議郎  
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乃結刺客於偃  
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  
相比相鄰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  
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



瑗唐衡左官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官者傳冀心

疑超等乃使中黃門張憚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

收憚以輒從外人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

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

省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黃門令且瑗將左右廐騶騎

士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續漢志曰左右都侯各一人

秩六百石主劔戟士微循宮

中及天子有所收考也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

光祿勳袁盱音吁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

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子河南尹胤叔父屯騎

校尉讓及親從衛尉叔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

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不疑蒙先

卒其它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

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

尉郢鄂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卒音七使者交馳公

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

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

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錄誅冀功者封尚書令

尹勳以下數十人

論曰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豈以其地居元滿而能

以恩謹自終者乎亢上極之名也暴怒也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

天人極謂中極也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

御物商協回天之執屬彫弱之期而匡朝郵惠未聞上

術憔悴之音載謠人口雖與粟盈門何救阻饑之見

地書曰黎人阻饑也永言終制未解尸官之尤尸官猶尸

乃傾側孽臣商遣冀系不疑與曹節等為交友也傳寵凶嗣以至破家

國而豈徒然哉

贊曰河西佐漢統亦定算謂統初與寶融定計歸光武褒親幽憤并

高累歎商恨善柔冀遂貪亂善柔失刑斷之道也

後漢書卷六十四終

後漢書卷六十五

張禹鄭列傳第二十五

未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純傳 子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

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善封富平侯

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比

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純

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二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云輸

督促也委輸轉運也

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

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

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

平原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

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

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

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共奏言陛

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

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爲中興宜奉先帝恭

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爲受命祖孝

文皇帝爲太宗孝武皇帝爲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

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

南頓令欽卽光武之父春陵侯買光

武高禮爲人後者則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

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入代光武卽高祖九

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曰既事大宗下又云

宣元皇帝尊爲祖父又曰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成帝

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親謂春陵以下不別

序昭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

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

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自

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  
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  
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  
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  
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  
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  
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  
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  
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  
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

明年上穿陽渠引洛水為漕上音時丈及陽渠在洛陽城南百姓得其

利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

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

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

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

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

始為禘祭臣賢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及司馬彪書

並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續漢書曰十八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禮說三年

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

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故正尊

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

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自十八年至此謂可如禮施

仁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

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

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

乃案七經識明堂圖識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

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基書

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

有樓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議以上皆議於公車也欲具奏之未

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

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

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禮記曰因名山升中

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樂動聲儀曰以雅治

人風成於頌動聲儀樂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

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

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脩復祖宗

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

雲行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

賀下武之詩也鄭玄注云言武王受此今攝提之歲蒼

龍甲寅德在東宮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

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復祖統報天神禪

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

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視比并上元封舊儀及刻

石文武帝元封元年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摺紳射牛行

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淮間一茅二脊為三月

神藉五色土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薨

曰節侯子奮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

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東觀記曰奮兄根少被病光武

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

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

行義常分損租奉奉音扶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

不怠十年僭耳降附僭耳郡武帝置故城奮來朝上壽

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為侍祠侯名臣

侍祠封侯解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

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

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灾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立成也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疏奏疏猶條錄也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合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孔子

之辭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

外樂以制內立已矣夫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脩外飾容貌也脩內蕩條心性也

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

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

台輔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孺而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司空而

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

見禮樂之定先死謂未死之前也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見曹褒傳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

樂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

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

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章帝初曹褒于東觀次序禮事

依准舊典凡百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

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善德為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

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

王無競維烈武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

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

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南嗣官至津城

門候津城門洛陽南西門也當洛水岸南卒子吉嗣

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

世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純嗣建

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經歷篡亂

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二百

年間篡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未

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前書沛人慶

禮東平太傅受禮於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

禮禮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五帝及天地

以下解見明帝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



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

襲禮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也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

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

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

今日改太樂官曰李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操猶曲也劉向別錄

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拜充

待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衰少篤志有大度

結髮傳充業博雅踈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

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

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

圉令圉縣屬陳留故城仕今汴州雍丘縣南也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郡

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疾

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不

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禮記雜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

以為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府

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遂

不為殺嚴奏褒更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肅

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十

世以光十一以興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尚書璇璣鈴曰述

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禮故

唐之文化治作樂名斯  
在宋均注云述脩也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績興

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

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三篇

在中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

謂德隆道用日月為步時事彌順日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况予頑陋無以

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帝

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

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

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

作之符甚於言語言明白也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

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

定不可許帝知羣寮拘攣難與圖始拘攣猶拘束也前

學之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膺

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

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

一葉周而復始也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

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

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

魯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考甫詠殷正考甫孔子之先也

作商頌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

作商頌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

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

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司

馬班固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問改定禮制

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

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言相爭不

定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夔堯樂官也呂

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是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

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

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

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准舊典雜以

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

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

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

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褒監羽

林左騎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永元四年遷射聲校

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

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

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

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為

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

天匠時有疾疫褒巡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體粥多蒙  
濟活七年出為河內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  
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  
流冗皆還後坐上灾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  
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  
經雜論百二十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  
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探經禮參酌  
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蓋多闕矣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  
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宏義亦

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

也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踈略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  
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又曠大義此賈

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

莫或用資用也言用文帝宣帝美略遠謀而終不能用  
賈誼等言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劉攽

曰素文遠圖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禮記曰孔子之  
下多一明字

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  
墓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也孝章永言

前王明發興作明發謂發夕至明  
也詩曰明發不寐專命禮臣撰定國憲

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洋洋  
美也而業絕天筭議黜異端斯道

竟復墜矣業絕天筭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  
端謂張酺等奏褒壇制禮遂不行夫三王不

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殊絕咸咸  
池黃

帝樂也蓋六莖頌頌頌也見前書異謂言音今不同處  
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室途死  
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況物運遷回情數萬化制則不  
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

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言時代遷移繁省不定也斯固世

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律謝臯蘇

而制令亟易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士官蘇念生周武王之司寇也脩補舊文

獨何猜焉言刑樂數改而脩禮則疑之禮云禮云曷其然哉歎其不能定也

###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

射玄少為鄉嗇夫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得休歸常詣學官

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

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歷九章算術三統歷劉歆所撰凡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

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

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

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

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

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

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前書曰圖

何授易於

下寬學成寬東歸何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

謂門人曰易東矣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十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

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嵩字賓實見趙岐傳遂隱脩經業杜

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言公羊義理深

遠不可駁難如左氏膏肓說文曰盲隔也心下為膏穀

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

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

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

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

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臣不敢違意遂迫有玄

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

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

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曳之告高密

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為

士鄉十五以居工商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吳越

士也事見國語也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

千人為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

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

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

加其高皆悉稱公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

為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

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鬚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興，迎而致之也。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且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

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為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問門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

趙王也。相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

益思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賤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

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也。遂博稽六藝，祖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闕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

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并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

式，用也。序，列也。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

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

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

老而傳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單思以

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

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

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劉攽曰案文

讚當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

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謂頻候辟不

也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

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日西方暮

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

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

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

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

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第五十一



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  
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  
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  
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為龍巳為蛇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

官渡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此通宋鄭淮泗即今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

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

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

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

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

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

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

言案謝承書載玄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玄質於辭訓通人頗

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

山陽郝處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

又樂安國淵任嘏

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卿侯琰字季珪魏東西曹掾遷中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

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

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

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魏氏春秋曰小

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請司馬王文王文王有密疏未

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不見文王

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配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埃塵也漢興諸儒頗脩藝文

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稟受滯固循固

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

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無咎也

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

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王父祖父也范曄祖父嘗字武

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

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言密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

歸釐我國祭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祫之祭也玄定義垂褒脩禮缺孔書

遂明漢章中輟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後漢書卷六十五終

後漢書卷六十六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興傳

子衆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

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

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

嚴為左氏春秋

天鳳中

王莽年也

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

左氏歆

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占

後漢書卷六十六

後漢書卷六十六

列傳

一

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人

長安松以典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

人咸勸留洛陽與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起南陽南陽屬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

荆州故曰荆楚也

開關郊迎者何也山西謂陝山巴西也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

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

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小白齊桓公也

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今議者欲先定赤

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博在

函谷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人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雖卧洛陽庸得安枕

乎庸周也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

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

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

虛心禮請而興耻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已自飾常以

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

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為龔

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

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

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

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史記武

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  
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信  
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

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  
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  
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

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  
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不可以假

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  
之意也囂病之而止病猶難也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

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

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與嘗為涼州刺史

史囂為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

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

弗敢失墜周旋猶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

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

以親為餌餌猶釣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

留故邪與曰將軍據七郡之地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微也

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

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與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與之

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墓將軍又何猜焉崑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

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龍右

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

悅禮樂而敦詩書也孟聞鄭穀之言矣鄭穀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

觀射父之德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謂之曰博物君子

之事見國語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

詩人悅喜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惟陛下

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

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

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為災謂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杜預註曰於周

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三

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

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奏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

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

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堯知絲不可用而

已一日擇人二日因人三日從時也

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

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郤穀內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鞞告之後文公以郤穀為中軍帥穀即郤芮之族文公不以為讎而任焉言唯賢是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

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

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正月夏之四月此亦急咎之罰書曰急恒寒若天

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

宜留思柔尅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尅能也柔尅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

範曰高明柔尅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

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

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會征南將軍岑

彭為刺客所殺與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與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與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邳縣東北蓮音輦勺音酌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斟酌謂取其意指也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闕鄉闕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闕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梁松坐懸飛書誹謗下獄死事見梁統傳也 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  
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本二十六國又當揚漢和親誇

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曰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

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  
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執萬分離

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浞浞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  
敢為患明帝八年初置浞遼將軍屯五原曼柘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  
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令匈  
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  
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  
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  
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使  
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  
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  
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  
年代鄧處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

不可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詔數切責至被

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

央廐令續漢志曰廐令一人秩六百石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

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

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 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

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宣帝時梁丘賀之為也王莽大

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

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問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

不非其君上為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

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

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

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

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

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騫覆

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

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

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

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

王莽時青徐二郡為寇號青徐賊○劉歆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闕方喻迫近不當云關升有一言

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

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

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

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

陽太守呂羌俱脩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

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能達達進也慙負

三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

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

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

左氏春秋立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見前書詔下其議四年正

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

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

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

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

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

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

下執事豈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

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  
神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

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前書曰騶氏無師來氏未知其書也如今左氏費氏

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

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

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

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

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

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

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

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

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

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矣立左費非政急

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

信而堯舜之道存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

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

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

貞夫一也易下繫之文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易無此文也五經之

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

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

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為出妻所

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

廣信故城在蒼梧州蒼梧縣

父欽習左

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

元父欽字子侯

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

王莽從欽授左氏學

以欽為馱難將軍

馱一葉反

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單

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

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

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

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

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

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

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執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

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

與猶黨也

遂為異家之

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

伯牙善鼓琴今鐘子期善聽相與

為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

至寶不同衆好故卞

和泣血

卞和得寶王獻楚武王示王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殺後復獻之文王復曰石也則其左

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王事見韓子也

仲尼聖德

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

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

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

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

掇為巨謬媒狎也黷垢濁也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

摘釁抉音於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

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

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

邑盤庚都耿遷於殷文王都鄴武王都鄩周公輔成王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

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

公羊不得受穀梁○劉歆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孝宣皇帝在人

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

而穀梁氏興石渠閣以藏秘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玄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

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

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

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

巧眩移目離朱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師曠不

為新聲易耳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

曰為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

曰此亡國之聲也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

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

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泐汰學者之累惑泐汰猶洗濯也使基

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褐織毛為布誦孔

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

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

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

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

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

病卒左氏復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

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

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壽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故武王以

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

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

假宰輔之權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

謝嘉故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

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

為明微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

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

董忠之謀身為世戮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故人君

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

日昊之勞周公執吐誼之恭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史記自伯

禽封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矣亦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  
失天下之賢人也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

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脩文武之

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

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司察猶督察也李通罷元後

復辟司徒歐陽歛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

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 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

太傅為文帝子梁王楨之傅也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

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授左氏春秋兼習國

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暉通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暉字子真受尚書

於弟常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

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

等皆為穀梁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

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

思俶儻有大節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俶儻卓異也尤明左氏傳

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永平中上疏

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



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牙

孫北海復不能對薦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

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鸞鷲鳳之別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

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事見國語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

徵也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為帝勅蘭臺給筆札

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

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達入

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使發出左氏傳大

義長於二傳者達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擷出左氏三

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

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

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

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

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

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

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知

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

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

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鄆

入于齊紀侯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

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

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

請後立何以存姑姊妹左傳蔡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

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

可以莫之奔親滅為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

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讎是不深

父也左傳曰冬杞黑肱以盜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天  
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  
羊傳冬黑弓以濫來奔又何以無邪婁通蓋也曷為通  
蓋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  
讓國也 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寬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

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識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  
言寫其傳詒藏之秘書建平中建平哀帝年也侍中劉歆欲立

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特其義長詆挫諸儒  
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

博士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 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  
田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

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識  
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

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  
切至直至順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

貳何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

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未大必折尾大不掉是彊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且三代異物損益隨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 且三代異物損益隨

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立施  
子孟喜梁丘賀也 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

書 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識明  
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

劉果學樓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

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

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為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為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主德王即顓頊當為金德高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

不得為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識所謂帝宣也

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識所謂帝宣也

傳曰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

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

垂萬世則改元謂改建初九為元和元年是以麟鳳

百數嘉瑞雜遝雜遝言多也音于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

神雀白燕等史官不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

靡不審覈覈實也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

失矣廢學謂左氏傳也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達

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公羊高

傳號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與簡紙經傳各

一通竹簡及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

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

無人事於外無人事謂不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

山矣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

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

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韓人

也為齊詩由太公魯人也為魯詩韓嬰為  
韓詩毛萇為毛詩故謂事之精意也遷達為衛士令

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

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皆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  
千乘王仇朝宣帝子也

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

年以達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

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達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

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

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

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不直者終無敢言

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

異性仁孝  
東觀記曰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因

字曰異也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以德教化百

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

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

後世稱為通儒  
應劭風俗通議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綱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

然不脩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

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途為諸儒宗亦徒有以

焉爾  
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桓譚以不善議流亡

後漢書卷六十六 儒林傳 桓譚

鄭興以遜辭僅免貢達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貢達附會文致

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識也

張霸傳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

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

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饒猶益也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

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永元中為會稽

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

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

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

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

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

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謠曰棄我戟捐我

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

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老子有言知足不辱

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騭

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逡巡不答眾人笑其

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

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

羸博二縣屬泰山郡

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因葬焉

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

此墓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

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塋於河

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

行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

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

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

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菜

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

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起

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

漢安

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

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跡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

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

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

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

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

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桓譙誦經籍

後漢書卷之六  
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請  
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  
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寮  
蕭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  
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  
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

玄

玄字處虛沈深有才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濞數以禮

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濞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  
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娶說濞曰天下寇賊雲起  
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  
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  
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  
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  
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  
矣濞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處非不悅子之言  
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爲福不行則爲賊  
今與公長辭矣卽仰藥欲飲之濞前執其手曰子忠

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

誰今知之左傳曰言出於余口人於爾耳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山在

州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

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輪氏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洛州洛陽縣

城南

賈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一介單使也左禮

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禮禮謂匈奴也升元守經義偏情駿霸貴知

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後漢書卷六十六終

後漢書卷六十七

桓榮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草懷太子賢註

桓榮傳

子郁玄孫典

孫焉玄孫彬

曾孫鸞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

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焉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

博士九江朱普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為博士徒衆尤盛見前書貧窶無資常

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至王莽篡位

康熙十五年重修

後漢書卷六十七

列傳

一



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眾

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

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

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

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

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

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

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

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

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

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日召詣大官賜食諸

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

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

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

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

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也拜為議郎

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劉放曰案文每朝會輒令榮

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

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

中彭閔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女諧續漢書曰閔字

其所舉勅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臯弘字奉

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

至司徒也因拜榮為博士引閔弘為議郎車駕幸太學會

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籍蘊籍猶言

也蘊音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

莫之及厭服也音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

乃罷吹管奏雅頌也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

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

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

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

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愁家室

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二十八年大

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

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傅上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

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太子

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補太子

今傅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

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

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

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

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獻之姿通明經義觀覽

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

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汎再拜

歸道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滄謝也太子報書曰莊以

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

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頂况

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

經旨分明章句前書下寬受學於田何學成向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

子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見臯

哭悲也臯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

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

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

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

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

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嘆

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

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

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

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

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東觀記曰時執經生

是也師在是也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

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二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

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

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下說謂下語乃封榮為關內侯

食邑五千戶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榮每

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宮大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

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

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

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

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

也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

餘門徒多至公卿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子郁嗣華嶠書曰榮長子雍早卒

論曰張佚計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

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耻秦兵圍趙在趙因說合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

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受爵不讓風人所以興

歌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而佚廷議戚援自居全

德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意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也

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麀以罪

作傳並解見吳漢傳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若人者能以此察

則真邪幾於辨矣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

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

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

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

東

帝曰永平十四年帝自製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

宣明殿華嶠書曰帝自製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

制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

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

起者即以待中監虎賁中郎將劉放曰案漢無監虎

同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勅太子

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東觀記曰皇

馬刀劔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

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

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肅宗即位郁以

母憂乞身詔聽以待中行服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

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

詩之於是詔郁以待中行服也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

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

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

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

切厲而不須勤勅若性猶自然也襁絡也襁小兒被也

保當作襁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

持也遺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章賢

失也蔡義夏侯勝等人授於前平成聖德韋賢字長儒魯國

鄰人治魯詩蔡義

河內温人也為韓詩給事中也夏侯勝近建初元年張

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酺等並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

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

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

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

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

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

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

為太常明年病卒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

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鄧騭傳曰

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衣音直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

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

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

學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後鄧良普嗣侯孫鸞曾孫

柳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

入授安帝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為皇

太子以焉為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

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

太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結  
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  
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  
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事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  
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史免復拜光  
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日遷為太常丞  
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  
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華

書曰焉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

生故吏問竟一無所受也以尚書教授潁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

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沛故人親戚莫敢至

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

盡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

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劉放曰案典為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常乘駃

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駃馬御史及黃巾

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在御

史七年不調華嶠書作十年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

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

將也劉放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津令誤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也典又為鈞盾令故知其必

是中都官也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年卒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少立操行襁袍糟

食不求盈餘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沖學覽大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

賢狹於養已常着大布禮袍屨食醋餐也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

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

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

之間高其義後為已吾汲二縣令東觀記曰除陳留已吾長句月間遷河

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劉放曰案徵則

諸府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

書奏御悟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年年七十七卒

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東觀記嚴作嚴尤脩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

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

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

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

氏其貞忤若此枝堅也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

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



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址東觀

漢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

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

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

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

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籬樹四面風吹落兩實

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

肅具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為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

台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華嶠書

麟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悟左右出為許

令許縣名今許昌縣也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

三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案摯虞文章志麟夫

九首誄七首七說一首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

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

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

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

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

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

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

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二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為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夙早也岐行貌也嶷

岐克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定案

操也

窠下也音烏瓜反

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

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

謂伏生已後至伏湛

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夏

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

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

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管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

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

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

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初其子受封必求境

境之地

孫叔敖楚相也境境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地利也楚越之間有寢丘

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

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

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

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

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緝從世祖征伐  
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緝卒鴻當襲封  
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纒經於冢廬而逃去留  
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  
不飯吟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  
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  
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  
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陽狂  
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  
申其志耳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  
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季子也諸兄欲讓其

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是皆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也春秋之

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輒爭國公羊傳曰輒者曷為蒯瞶

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於王

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

事故駿引以為言也

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

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續漢書載駿書曰臣聞武王克

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脩志節清妙

由是上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周

賢之也及綬粟食公車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也賜御衣

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與諸待詔者皆居以待命故令給食焉與

博士同禮項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

徙封魯陽鄉侯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部也肅宗詔鴻與廣平王

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

白虎觀廣平王美明帝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也

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

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

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東觀記曰

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數受賞賜

擢徙校書○劉放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為

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出是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

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儂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

馬亭鄉侯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

符至于岱宗柴祭于天聖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

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

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

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

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又曰以廬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和帝即位遷太常

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

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

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

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

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周室衰

後漢書卷之七 列傳 三

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  
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其類非一故言之屬也故

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十月之

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

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日辰之義日

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

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

劉向上書云弒君二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

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也威柄謂周

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利器謂國覽觀往

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

檀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

食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

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

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

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

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二分晉國也

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氏故

曰統嗣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言

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

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

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又

者至數十日皆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

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

以告人君聞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易曰天垂象見吉

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先節字之誤也

此臣驕溢背君專

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

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也雷電震耀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

敢自逸所以敬天也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

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

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

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

為左官外附之臣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

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

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

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

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

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

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

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寶憲大將軍

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

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

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

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

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

十萬五

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

子浮嗣浮卒子夏嗣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夔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此上論語義孔

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肯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大玉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

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率絜情而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違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

清絜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

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

與妄矣狗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

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

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彪讓國異母弟荆及

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君子立

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

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

下鴻之心主於忠愛乎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

類乎狗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加之以

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庭列鞞駕堂

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從就丁鴻翼翼讓而不言

論白虎深言日食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

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卷六十八

後漢書卷六十八

張法滕馮度楊列傳第二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唐章懷太子賢註

張宗傳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續漢

書曰鄉佐主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

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

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



禹自歸禹聞宗數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柵邑  
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柵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  
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  
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篋方曰笥宗獨  
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  
將軍有親賜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  
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  
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  
堅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  
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

步騎二千人及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  
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  
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牙貫胛胛背上也又轉攻諸營保  
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為京  
輔都尉秦每郡有尉一人典兵禁暴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元鼎四年置京輔都尉各一人二千石見前書  
也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  
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頽  
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  
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  
復起宗督一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

是沛楚東海臨淮羣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  
徐震慄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  
於官

法雄傳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

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法章齊湣王子也法章子  
建立為秦所滅見史記

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續漢志曰  
郡皆置功曹

曹據史功曹史  
主選功勞也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平  
縣屬南陽郡故城  
今唐州平氏縣也

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

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

海賊張伯路等三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

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

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

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吏厭次今棣  
州縣是也轉

入高唐高唐今  
博州縣燒宮寺出繫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

伯路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漢官儀曰諸侯冠進賢三  
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冠

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  
冠一梁無五梁制者也黨衆浸盛乃遣中丞御史王宗

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為青州刺史與

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

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以軍甲未解不敢

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遂擊之雄  
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  
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  
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  
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  
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  
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义等共斬  
平之於是州界清靜雄每行部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  
偽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  
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滄江沔水經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至江

夏少美縣北南入于江美音夷又有雲夢數澤雲夢澤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

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眾雄乃移書

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

世猛獸不擾禮記曰大道之行四靈以為畜龍以為畜

畜故獸不狘故魚鱗不恣風以為畜故鳥不獨騰以為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

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穿不得妄捕山林檻謂捕獸之機也穿謂穿

地陷獸也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初

平中卒官子真在逸人傳

滕撫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

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

續漢志涿郡領七縣除涿

以外有道故安范陽良鄉北新城方城六縣使撫兼領之

風政脩明流愛于人在事

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

磐牙連歲

連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

今和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

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之耀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

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略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

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築營於當塗

山中

當塗縣之山也在今宣州

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別帥黃虎攻沒

合肥

合肥故城在今廬州北也

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聚眾數千人

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

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

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

不能制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

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眾攻燒東

城縣

東城縣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東南

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

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戶拜撫中郎將督

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

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

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

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算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爲左馮翊除一子爲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執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錄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 馮緄傳

馮緄字鴻鄉巴郡宕渠人也

宕渠縣故城在今渠州東北緄音古本反

少學

春秋司馬兵法

謝承書曰緄學公羊春秋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當景公時善用

兵至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號曰司馬穰苴也

父煥安帝時爲

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玄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重書譴責煥光賜以敗刀

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卽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爲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爲州里所歸愛初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爲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

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

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在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

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攝猾亂也夏華夏也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會

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六師猶六

軍也詩云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也前代陳湯馮傳之徒以寡擊衆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矯發西域國兵四萬人誅斬郅支單于傳首長安懸於藁街馮奉世生子明上黨潞人也宣帝時以衛尉持節送大宛諸國客到伊修城時莎車王萬年殺漢使者子明乃以

告諸國王發兵五千人擊莎車殺其王傳首詣長安傳介子北地人昭帝時為平樂監時樓蘭國數反覆霍光白遣介子與士卒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與介子飲乃令壯士二人刺殺之持首詣闕至

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夜郎西南夷之國也成帝時夜郎王與數不從命詳

柯太守陳立行縣至夜郎召與與從邑君數十人見立立數責因斷頭繫夜郎王首不傳京師殺之者陳立又非陳湯馮傳此蓋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

究覽也衛青霍去病俱出擊匈奴青至真顏山斬首九千級去病斬首七萬餘級次封狼居胥山迺還今非將軍誰與脩復前迹進赴之宜權時之策將軍

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一猶專也言出郊以外不復由內制御也淮南子曰凡命

將主親授錢日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將已命有司祖各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也干國門祖道祭也鄭玄注禮記云天子九門路門也

門也雉門也庫門也享門也國門也近郊門也

遠郊門也 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闕如虓虎敷敦淮濱仍

執醜虜將軍其勉之 詩大雅也當周宣王時徐方淮夷反叛宣王乃進其虎猛之臣

叔召虎之類也虓虎怒聲也水涯曰濱敷布也醜也仍因也言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衆虜引詩成也

勉也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祿

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

往抵罪緼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執得

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 莊子曰孔子與柳下季為兄弟名曰

盜跖從率九千人橫行侵暴諸侯驅人馬牛取人婦女貪得無親萬人苦之 故樂羊陳功文

侯示以謗書 樂羊魏將軍也史記曰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

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也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實尚

書宋穆奏緼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緼軍至

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 營道今道州縣也 進擊武陵蠻夷斬

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

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為

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

宦官旨奏緼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

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黃雋奏議以為罪無正法不

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緼以軍還盜賊復

發策免項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

弟不得為牧人職帝不納復為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

以罪繫獄緹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  
相黨遂共誹章誣緹坐與司隸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  
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緹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  
廷尉卒於官緹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  
術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拜降虜校尉終於家謝承書曰緹子鸞  
孝廉除郎中

### 度尚傳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脩學行不為鄉里  
所推舉續漢書曰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積  
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

除上虞長

上虞縣故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

吏人謂之神明

謝承書曰尚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恒歎述之以為有非凡之

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

遷文安令

文安縣故城在今瀛州文安縣東北

時疾疫穀貴人饑尚開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  
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  
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  
阯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沒遣御史中丞  
盛脩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文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  
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益陽縣在今益水之  
陽故城在今潭州益陽縣東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蹇督荊州



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  
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荊州刺史尚躬率  
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  
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  
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  
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  
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遁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  
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  
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甲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  
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

獲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  
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  
意眾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  
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  
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  
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作  
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  
守任胤棄城走賊眾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  
守拒之於是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  
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執

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  
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

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

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宣城縣故城在今  
宣州南陵縣東

獨髻也音直追反鳥語謂語  
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

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大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

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烏程今  
湖州縣遷大山都

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

詔追增封徐五百戶拜前千戶復以尚為荊州刺史尚

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已負乃偽上言蒼梧賊人

荊州界於是徵交阯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

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

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

州餘黨散入交阯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

殄渠帥餘燼烏竄冒道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允言

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爪牙以猛  
獸為喻

為國之捍衛也詩曰  
祈父予王之爪牙也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

實○劉放曰案  
文大當作夫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悉以

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敵鬼乞傳尚詣廷

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

出望塵受在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  
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  
江太守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  
之戎狄憚畏年五十延熹九年卒於官

楊璇傳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  
武征伐為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  
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焉父扶交阯刺史有理能名  
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  
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璇初舉

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

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

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即今囊袋也排音蒲拜反繫布索

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設弓弩尅共會戰劉放曰案已言會戰何用共

字蓋本是期字誤作其途轉作共也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

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

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

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

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由

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

詎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  
人之罪璇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  
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  
家

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寇攘寔橫緣隙而生剽人盜

邑者不闕時月闕息也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託驗神

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至壘盈四

郊奔命首尾壘軍壁也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罷於奔命奔命謂有命即奔赴之左傳曰余必使爾若夫數將者並宣力勤慮以勞定功宣布也

四方禮記曰以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至

行賞解見和經甄明也膚受謂得皮膚之賞而受之不

深知其情核者也孔子曰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矣

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贊曰張宗裨禹敢殿後拒殿音丁江淮海岱虔劉寇阻

虔劉皆殺也其誰清之雄尚混撫璇能用請亦云振旅

後漢書卷六十九

劉趙淳于江劉周趙列傳第二十九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註

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

配天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

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

事見禮記啜音昌悅反廣雅云啜食也

夫鍾

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

論語孔子曰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樂之所貴者

移風易俗也非謂鍾鼓而已然

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

不可廢孝經曰雖日用三牲猶為不孝言孝子者以和顏悅色為難也非謂三牲而已然不可闕也

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道失也言盛飾鐘簋之器而謂忘移風之本是失樂之意也

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不義而宗養更為

憂是考脩已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

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

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也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

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

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檄召書也東漢

尉府檄到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

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

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郎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

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

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韓詩外傳曾子曰任重道遠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不擇官而

仕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

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安帝時汝南薛包孟嘗好

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

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

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

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

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  
 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頓猶廢也曰吾少時所理  
 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  
 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  
 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  
 義告請假也漢制吏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  
 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也年八  
 十餘以壽終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為行行信於心而感  
 於人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能以孝養也若夫江革  
 劉般數公者之義行猶斯志也撰其行事著于篇自此  
 並華嶠之制也

劉平傳

王望王扶附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後改為平王  
 莽時為郡吏守菑丘長菑丘縣屬彭城國政教大行其後每屬  
 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  
 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  
 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  
 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絕  
 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  
 烹平叩頭曰今日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  
 歸食母畢還就死食因餓下同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

之平還既食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請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復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歛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

全椒縣屬九江郡也

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

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所或作何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琅邪王望東萊王扶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脩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書奏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郁恁等恁字君夫見黃憲傳恁音人甚反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

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



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  
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  
為作褐衣許慎注淮南子曰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  
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  
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  
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春秋楚子圍宋宋人及  
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其平乎已莊王圍  
宋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  
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子反曰  
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  
而炊之子反曰諾吾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  
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視視之  
子曷為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  
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

其平乎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怒其本  
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嘉意議赦而不罪

王扶字子元掖人也掖今萊州縣少脩節行客居琅邪不其

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小於鄉曰聚廣雅曰落居也國相張宗謁請不

應欲強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

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恂恂恭願之貌然性沈

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末平中臨邑侯劉復復光武兄

伯升之孫北海王興之子也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趙孝傳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蘄音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

軍

王莽時置田禾將軍屯田北邊

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嘗從

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

洒待之

素聞孝高名故以為長者客也洒與灑通音所賈反

孝既至不自名

不稱名也

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

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華嶠書曰孝報云二日至矣

及天下亂人

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

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

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

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召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

中辟太尉府顯宗素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

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

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

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

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

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

母因遇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

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哺

哺食之也

琳自縛請先季死

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

邪魏譚少間者時亦為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

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執縛賊有夷

長公

夷姓也

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

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萊不

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末平中為主

家令

公主家令

又齊國兒萌子明

兒音五今反

梁郡車成子威二

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

亦哀而兩釋焉

### 淳于恭傳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

淳于縣故城在今密州安丘縣東北故淳于國

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

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盜去

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盜所烹

恭請代得與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

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

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

生未分何空自苦為恭曰縱我不得它人何傷墾耨禾

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

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

黔陬山遂數十年

黔陬縣之山也黔陬故城在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也

建初元年

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匹遣詣公車除為

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其

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數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江革傳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愿謹也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必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

時縣當案比

案驗以比之

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

中輓車不用牛馬出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巨大也革

臨令陽音高之設特席顯異巨孝於

獨人廣衆中親奉錢以助供養也太守嘗備禮召革

以母老不應及母終至性殆滅嘗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服因請以為吏末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獨視也時有疾不會輒大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

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  
無所報受華嶠書曰終不報書一無所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  
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憇  
革至行制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  
何如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志士未嘗  
不及革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  
羊酒以終厥身華嶠書曰致羊一頭酒二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  
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傳子愷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于魯於楚是為孝

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  
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產弟原鄉侯平尚  
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卧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  
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  
篡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般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  
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太夫人般之母也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  
稱夫人母乃將般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般轉側兵  
稱太夫人革中西行上隴遂流至武成般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  
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寄絕域死生未必必或作分也  
不宜苦精若此數以曉般般猶不改其業建武八年隗

鬻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脩經學於師門

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以

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杼秋縣屬梁國十九年行幸沛

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東脩至行為諸侯師

東脩謂謹束脩潔也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縑二百匹二

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侍祠

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居巢縣屬廬江郡也復隨諸

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

怨惡宜蒙旌顯顯宗嘉之十一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

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

府寺寬敞與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

肺腑天子之親屬也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置

常平倉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

之名曰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

之名而內實侵剋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

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

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汜勝之書曰上農區田

去七寸一畝三千八百區下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

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

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

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收畝

得二十八石旱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般上

即以水沃之

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  
幸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  
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  
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為  
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則多於前歲至於不種之處亦通  
為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  
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華嶠書曰曰肅宗即位以為長樂少  
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賜贈及賜冢塋地於  
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族行義尤著時  
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位卒子重嗣憲兄

愷

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  
中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假借也愷猶  
不出積十餘歲至末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  
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竊見居  
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絜清讓封弟憲潛身  
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原本也懼  
非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章玄成玄成  
翁章賢薨讓國於兄弘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又為丞相見前書近有陵  
陽侯丁鴻鄱侯鄧彪鴻讓國於弟荆鳳明帝時為太尉鄆

音並以高行絜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

化前修有伯夷之節景猶慕也詩云景行行止前修宜

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和帝納之下詔

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

弟憲道亡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

憲嗣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為比乃徵愷拜為郎稍遷

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

三年遷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

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

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二年代

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

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

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

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

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

千石千里之師前書杜欽曰即以二千石守千里職在

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尚書曰九族既睦辯章百姓尤宜

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

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

也前書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

也前書曰今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樸猶濁其源而求流清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



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議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

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案其事二府並受譴咎即馬英李郃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

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

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前書音義曰泰階者

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春秋漢合孽曰三公象五嶽股肱元首鼎足居職易曰鼎折足公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

五帝之教也三公燮理陰陽敬敷五教也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

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尚書納舜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使舜入山林川澤而今上司缺職未識其人臣竊差次諸

暴風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也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朱伧少能說其經書而用心福

空張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伧能說其經書而用心福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

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二司謂為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京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

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丞相哀帝時

免後以日食徵詣公車復為三公相師丹哀帝時代王莽為大司馬後為大司空鄧彪明帝時為太尉章帝元

和帝末元五年為太尉後策九十五年復為司徒

宜簡練卓異以馱眾望書奏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

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覺及其子二代

禁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獄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

徒楊震司空陳襄廷尉張皓依光比叔孫光亦錮及

子也比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

所以進人於善也公羊傳曰曲也曷為不言時之後諱

也春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

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孫故君子尚書曰上刑挾輕下

為其諱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今尚書曰刑適輕下

同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左傳曰刑監則

懼及非先王詳刑之意也尚書周穆王曰有邦有土告

也爾詳刑鄭玄注云詳審察之有詔太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

河南尹禮秩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

祕器錢五十萬布千匹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

出納出納為尚書喉舌之官也出謂受桓帝時為司空

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

劉瓚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

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為太

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傳蔡順附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燮之宗也燮自祖父業

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磐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

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

儉薄不克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韓詩曰汝

其卒章曰魴魚賴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藜

君章句賴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

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

觸肩而仕者以父母其迫近飢寒之憂為此緣仕

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以韋皮為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

韋帶之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陽夏

屬勃海郡頻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

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家側教授門徒常千

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

膏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膏愛惜也滑亂也列仙

堯聘之練食雲母隱於五柞山至夏啓末為人所劫開

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去高士傳曰堯舜各以天下讓

支父支父曰子適有勞憂之病方且吾親以沒矣從物

何為遂不應物猶建光元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

講論終日歲旦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

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東南隅謂之奧陰堂幽暗既

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

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

斂形謂衣覆其形懸封謂直下棺不為焚

道也濯衣浣衣也不更新制幅巾不加冠也封音寔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

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

終學者以為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母至孝并枯槁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俄而有扶老藤生繞之遂堅固焉

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

卒音干

母望順不還

乃噬其指

噬也

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

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

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

它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

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

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

墓遂不就年八十終于家

### 趙咨傳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

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也古南燕之國也

父暢為

博士咨少孤有孝行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

大司農陳豨舉咨至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

蕃大將軍竇武為宦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

辟使飾巾出入請與講議

以幅巾為首飾不加冠冕

舉高第累遷

黃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

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後再三不得已應召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咨為敦煌太守時薦嵩為孝廉迎路謁候咨不為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卑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事三年以

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劉放曰案抗無義當是被字將終告其

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棺中置土以藉其屍也

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曰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

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

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

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元氣天之氣也真正也復旋也端際也太素太始天地之初也

言人既死正魂游散反於太素旋於太始無復端際者也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

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

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

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

樽之造自黃帝始劉向曰棺樽之作自黃帝始案禮記曰殷人棺樽蓋至殷而加飾爰

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

加焉禮記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壘周殷人棺周室

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嬰之飾禮記曰周人牆置嬰

也三禮圖曰嬰以竹為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表以

旌銘之儀禮記曰銘明旌也以死者招復舍歛之禮招

謂招魂復魄也舍以玉珠實口也歛以衣服歛屍也禮

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穀梁傳曰貝玉曰合禮

內大斂於柩也殯葬宅兆之期期謂諸侯五日而殯

三月而葬士二日而殯踰棺樽周重之制禮記曰天子

注云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又曰

侯三重大夫一重士一重衣稱集之數凡小斂諸侯大夫士皆用

稱士三稱小斂尊卑同十九稱諸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

十稱侯伯七十稱大夫五十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

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已下其典稍乖

至於戰國漸至積陵戰國當春秋時也法度衰毀上下

僭雜終使晉侯請隧隧謂掘地為堦道王之葬禮也諸

朝于襄王秦伯殉葬左傳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繆公名

請隧不許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樽之

黃鳥哀之為賦宋司馬桓魋也自為石樽三年不成孔子曰爰暨暴

奢若定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見禮記

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皆糜於三泉

人力單於廊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窀穸也

厚夜猶長夜也秦始皇初即位營葬驪山役徒七十餘

萬人下錮三泉官觀百官奇器珍怪莫不畢備令匠作

弩矢有所穿近矢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河自生民以

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謂周公

後仲尼自衛及魯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禦止也言

其奢侈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

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

以相管赴廢事生而管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替廢也豈

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

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貲重

祿以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祿音遂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

妃不從二妃娥皇女英也禮記曰舜葬於蒼梧蓋二妃未之從也豈有匹配之會守

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

人時同即會謂呂望為太師死葬於周其子封於齊時此五代皆及葬於周此時同則會也

垂則別謂舜葬於蒼梧二妃不從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王

者楊王孫也臨終令其子曰吾死可為布囊盛尸入墨

夷露骸墨夷謂為墨子之學者名夷之欲見孟子孟子

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為

舉而委之於壑見孟子

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

梁伯鸞父護寓於北地而卒卷席而葬鴻後出

關適吳及卒葬於吳要離家傍

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

況我鄙聞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

薄微也上古

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獸所見耳

諱所議必欲改殯以垂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

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椁棺歸即葬

歸到東郡也

平地無

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

其勉之哉吾茂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

謝承書曰咨在

京師病困故吏蕭建經營之容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

乾黃土細擣節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著所

有故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乃其中以擁其上子胤不恐父體與土并合欲更

賦祇建管以顧命

也

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賈曰公子長平臨冠讓生淳于仁悌巨孝以名居巢好

讀遂承家祿伯豫逡巡方迹孤竹文楚薄終喪朽惟速

周能感親嗇神養福

感恩也謂誦詩至汝墳思養親而求仕也嗇神養福謂不應碎石以

壽終也左傳曰能者養之以福



後漢書卷六十九終

後漢書卷六十九終

